



三 通 小 叢 書

男 清 姬

日 本 本 文 學

近 松 秋 江 等 著

查 士 元 等 譯

上 海 三 通 書 局

1072

目次

密柑（芥川龍之介作 高汝鵠譯）……………一

男清姬（近松秋江作 查士元譯）……………三八

陽傘（藤森成吉作 高汝鵠譯）……………七六

男清姬

蜜柑（芥川龍之介作）

高汝鴻譯

男 一個冬天的日暮，我在由橫須賀開發的上行二等客車的一隅坐下，茫然地等待着開車的口哨。早就上了電車的客車中，稀罕地是除我而外沒有一個人的乘客。看車外時，在薄暗的月台上也稀罕地連一個送行的人也沒有，只有關在檻裏的一匹小犬時時悲哀地吠着。這些情景和當時我自己的心境，不可思議地相似。我的頭腦中有說不出的疲勞和倦怠，浮着像要下雪時的天空中的那種陰影。我儘把兩手揣在外套的衣包裏面，連想把衣包中的晚報取出來看的精神都沒有。

1 但是，不一會開車的哨子聲響了。我微微感覺着了一些心境的緩和，把

頭靠在後面的窗限上，若有意若無意地在等待着眼前的停車場的向後滑退。

但在那期待之前卻有匆匆忙忙的『日和下駄』（平常晴天所用的低齒木屐）的聲音，先在剪票處聽出了，回頭偕着車掌的一番叱責聲，我所乘着的二等室的門突然大開，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慌慌張張地跑了進來，同時車體振動了一下，徐徐地開駛了起來。一根一根地從眼前梭過的月台的廊柱，像放小忘記了一樣的運水車，以及向車內之客人道謝着的『紅帽子』（代客人運搬行李的小使）——那一切都在飛撲向車窗來的煤煙中，像有留戀的一樣朝後倒了去。我漸漸地寬了心，把香菸接着火，開始把疲倦的眼臉睜起來，向坐在前面的小姑娘瞥了一下。

那完全是一鄉村姑娘，毫無油澤的頭髮籠在頭上結着一個卷鬢，有橫裂皺痕的兩頰漲紅到令人有點惡心的程度。而且在那有點髒垢的蔥白色的毛線

領襟繻垂着的膝頭上，抱着一個龐大的包單包子。那把包袱掖抱着的有凍瘡的手中，用心地緊緊握着一張三等車票。那小姑娘的粗鹵的面孔我已經不喜歡，那服裝的不清潔也令人不快，最後是連二等和三等的區別都不能分辨的愚鈍的心更令人想生氣。因此把香菸吸燃了的我，一面是存心想忘記了那小姑娘的存在，這回卻從衣包中把晚報取出，漫然地在膝上展開來看。看時，落在晚報紙面上的外光，突然變成了電燈的光，印刷不良的幾欄的活字意外鮮明地浮在了我的眼前。不用說在這隧道多的橫須賀線上，火車現在是要穿進第一個隧道的。

3
但就把被電燈照着的晚報展開着，要療慰我的憂鬱，世間上卻仍然充滿了過於平庸的事體。媾和問題，新婦，新郎，瀆職事件，喪事廣告——我竄進了隧道的一瞬間，起着一種錯覺，就像火車在逆行着的一樣，幾乎是機

4 械的地把眼睛在那些索漠的記事上移動。然而在那期間不用說依然是意識着

有那位小姑娘，帶着一個就像把卑俗的現實具體化了的的面孔的，是坐在自己的前面。這隧道中的火車，這位田舍姑娘，以及這由平庸的記事埋沒着的晚報——這不是象徵是什麼呢？不是這不可解的，下等的，無聊的——人生之象徵是什麼呢？我覺得一切都難耐，把讀着的晚報拋開，又把頭靠在窗限上小，像死了一樣把眼睛閉着，開始假睡起來。

接着經過了幾分鐘之後，忽地像感受着了什麼脅迫不期然地向周圍一看，不知何時那小姑娘已從對側把座位移到了我的鄰席上，不住地想打開窗子。但是重的玻璃窗卻像很不容易打開。那滿有皸裂的臉愈見地紅，時時有提吸鼻涕的聲音，和微細的脫氣聲一道，匆遽地達到我的耳裏。這不用說多少是可以引起我幾分同情的。但是火車是將要進隧道口的，單由那在暮色之中僅

僅有枯草明顯的兩側的山腹逼近到了窗邊來的一點也可以知道的，而那小姑娘偏偏要把掩閉好了的窗扇打開，——那理由我是不能了解的。不僅那樣，在我實在只覺得是那田舍姑娘的任性。所以我也就在心中仍然懷着不平的感情，以冷酷的眼睛，就像在祈禱她永遠不能成功的一樣，望着那有凍瘡的手

男
清
要想打開玻璃的苦戰惡鬪的樣子。俄而，火車曳着猛烈的聲音衝進了隧道，而同時那姑娘想要打開的玻璃，終竟拍搭一聲向下下降了。從那方形的窗孔中，像把煤炭溶解了一樣的濃黑的空氣，突然化成了窒息的煤煙，朦朧地向車內湧入。本來是喉噪有病的我，連把手巾來障着顏面的機會都沒有，滿面

5
被那煤煙濯蕩着，因此便幾乎連氣息也接不過來地噙咯了起來。然而那田舍姑娘卻沒有介意我的神氣，把頭向窗外伸出去，卷鬢的髮毛在暗風中吹蕩着，不動地望着火車行的方向。把那個姿勢在煤煙與電燈光中瞭望着，假如窗

外不是已經發白，從那兒沒有土香，枯草香，水香，清冷地流進來，好容易喀止着了的，我，沒把頭掉過去叱責那不認識的姑娘，一定是起了身來把窗戶關還了元的。

三

但是火車在那時候已安穩地穿出了隧道，正要通過一處挾在有枯草的山與山之間的小村子外的交叉路口。路口近處都是一些貧寒的茅草屋頂和瓦屋小頂湊雜不堪地建立着，大約是守路口的人所搖着的唯一的一面淡白的旗，懶慵慵地在暮色中搖動着。剛好把隧道穿出的時候——在那蕭索的路口柵欄的邊，我看見了三個面孔紅紅的男孩子翹首駢立着。他們就像爲那陰晦的天氣所壓縮了的一樣，都是矮矮的。而且所穿着的衣裳和那村外的暗淡的風物是同樣的顏色。從窗孔伸出了半身去的那位姑娘。把那生着凍瘡的手一直伸出去，用勁地向左右擺了一下，忽然有使人驚心醒目的爲和暖的日色所渲染

了蜜柑，有五六個的光景，向送着火車的男孩子們頭上，零亂地由空中降下。我不期然吞了一口氣。在一剎那間我把一切都了解了。那位小姑娘，怕是從此要出門去幫人的小姑娘，把懷中揣着的幾個蜜柑，從窗上投了去，搞勞那特意到交叉路口來送行的她的弟弟們。

帶着暮色的村外的路口，像小鳥一樣叫着的三個男孩子，在他們頭上亂墜着的鮮明的蜜柑色彩——一切都在火車之外，連長眼的時刻都沒有地便通

過了。然而在我的心上，這些光景卻活鮮鮮地烙下了印痕。而從那兒更意識到有一種不知其所以然的明朗的心趣湧上了來。我昂然把頭擡起來，完全是看見另一個人一樣，注視了那位少女。少女幾時已經退回到了我前面的座位上，依然把滿臉皸裂的面色埋藏在蔥白色的毛線領襟內，抱着大的包袱的手，緊緊地握着那張三等車票。……

我在這時把那不可言喻的疲勞和倦怠，以及不可解的下等的人生，才略略地忘記了。

男清姬（近松秋江作）

查士元譯

三

一

小 七月之初，很熱的一天，加茂把手臂靠上日光行的車箱中的窗沿上，吹受着涼風，眺望着青青的田圃的邊去。

書

避暑時節將到未到，二等車廂中靜靜的沒客乘着。脚夫給他找定了位置，便此把新式的旅行皮箱和大的布囊當作榻，廣占了坐位的兩端。

今年霖雨時節雨下得很少，炎夏比往年來得早。非常病暑的他，從六月底以來突然劇變了的酷暑，使他吃驚，便此狼狽的逃出了都會。

向北行的火車，他還是幾年前坐了的。他想着這些，却也感到這般的又能自由的旅行的淡味輕鬆的愉快。

他坐在車廂中，看着遠方的山；渡過大的鐵橋時，他竟孩子般的歡喜。

男
在沒到宇都宮之前，炎烈的太陽，正射入窗內；但一出那里分路上了日光路線時，火車便漸漸的走進了深林。寒竦氣觸人肌骨。霧一般的細雨，從窗裏吹進來，冷冷的濡上了臉。

清
一會到了日光的車站，單衣竟至不勝寒一般的。終於雨是像樣的落下來了。加茂又叫了腳夫，從窗裏交給了兩個手提物，叫他即刻搬到馬返行的電車中去。

9
到了神橋，吊掛在皮把手上般的滿滿的乘客，下去了一大半，電車便在越起勁的落下來的雨中，走着緩緩的斜坡，深深的上山去了。沿着大谷川的

兩峰的羣山上，都有厚霧濛濛攜罩着。

加茂雖在長期間，曾慣受寂寞；但回顧這般的逃出了多刺戟的繁華的都會，去入深山的自己，便也不感到淒涼。雖是七月之初了，山上在僅少的平地上開墾出來的旱田裏，青麥還枯了一般的立着，豌豆都結着實。

三 到了馬返，電車便沒有了。他走進那里的憩脚茶店，去進他的遲宴的晝飯。鱒魚的菜，硬的飯，他有味的吃了。然後在那裏把手提物載進一部小車裏；自己搖搖的坐在兩人拖的車中，登上了曲折的六里路的急急斜路。

車夫時時停下了拉手，指說着對面懸掛在溪上的瀑布之名，講着華嚴之瀑布的投身自殺者的故事。在馬返一時曾停了的雨，又以急勢，在深茂的林中發出響聲下來了。薄暗的山中越暗了，寒氣也就越沁入肌骨。到晚上纔到了中禪寺湖畔。

加茂打算在這山中過暑而來，不單是避暑爲目的；另外却還有他的理由。他想如果可能的話，他總想如何的能完全斷絕了女人。他想一切愛慾的滅絕，如果能成功，自己的心便會覺得是怎樣的輕鬆。他一直是受着女人的非常煩惱中過來的。想起了長期間的過去，好似他始終被囚困在女人中活着過來一般。他也曾有甘心的把自己委身於那誘惑中，起時很安心。但仔細想來，越覺得男子是永遠只爲了女子勞着心的。當女人把身子委之於他的胸前時，開始雖是美麗的姿形，在後便都變成了妖魔。正像戶隱山上的女鬼，漸漸的現出了原形。因此他想如何的能把女人這惡魔從頭裏趕去，則他會覺得怎樣的舒服。

只是在都會中的時候，不管是認識的或不認識的，一切女人，都似用了

各種方法，不時的誘惑着自己。便是走在路上，女人也常常來攪亂神經。

因此他纔這樣的逃進到山裏來。

但是，這也不過欺騙着他自身。是的，他確已遠離了女人的肉體很久了。但頭腦裏却常住着女人的姿形。不論是怎樣的女人，總之，他不能不去想女人。如果沒有可想的女人，不單寂寞得不能耐；沒有可想的女人時，在日間所見的所聽的，簡直一切都沒有什麼興味了。

三

他確渴望着女人。但他雖是怎樣的渴望女人，他總不欲重去找求現實的女人，和她們接近。對於女人已經疲勞着的他，現實的女人之外，他更愛空想中的女人。回想起會發生這關係的女人，追懷過去的緊張的興味，藉此醫治他對於女人的渴望，這方法比去和現實的女人發生關係，不知自由容易了。

多少。

今年春天，街頭柳樹都已青青的透出了嫩芽，大街上時有結綵的電車通過的時節，他常和十五六個知己，在銀座街的某咖啡館中作了普通的晚飯的聚餐後各各分散；他則和其中二三人，一直同伴着到最後，便在中途換乘了
情
電車。

這一夜大家說着玩笑，並都以為還不錯的鄰遊女，在後走進了另一室，
姬
橫下身子來一看，竟是意外的一隻好看的臉。她不和她們這一類女人般，有一種血枯的簡直是可怖的容貌；她是兩頰豐滿，頭髮蓬鬆的色白皮滑的女人。
人。

13

用深紅粗大的，鑲上縫邊的帶來吊着，擴張開在衣架上的華麗的友禪縮

緬料（一種縐紗石）的長襯衣的模樣，似浮在電燈的朦朧的光影中。

紅裏子的睡衣，與女人的白粉和薰香香油的氣味相融合，漂浮着一種異樣的誘惑男子的香味。那是焚燒伽羅香薰着的氣味。

『請安靜的睡下，我去一下便來。』

遊女這般說了出去之後，他嗅着強烈的異香；把柔軟的被蓋到頭上。長長的廊下的足聲，遠遠的室內彈着的三絃和太鼓的音，他在靡爛了的頭腦中無意的聽着。他便想那遊女不回來也得。他想這般的不受騷擾的便長睡到明朝。但不安靜的頭腦中，仍留有在消沉下去的深夜中的彈着「新內」和「淨瑠璃」調的三絃的音色，使人麻震難熬般的響着。使覺得什麼事都可隨運去搬弄。

他不能耐了，蠕蠕的從被裏起來，走到三層樓的廊下眺望着下面，十二

時過後的大街上森靜無人聲之中，是爲了誰的顯豪，深夜寒氣中有人彈着三弦走去。加茂拿了半塊錢銀幣，正想從高高的丟下去，却背後有人道：

『你在幹着什麼？』

男

遊女回來了。

『請別丟了罷；哦，已經很遲了呢。』

唐

翌晨醒來洗了臉，吸着香煙，再仔細看時，遊女在白色中畫上了深濃柔軟蠶一般的眉毛，大的島田式髻上插着粗粗的樺色的首飾。

姬

他想到了昨夜買得了這女人一夜時，自己的生活的內容，便似重又增豐了一層。

15
一會他走出了那里。在鷹春暖日下，走過茂草公園的歸途中，也進了一升牛肉菜館，（在關西一帶，專供牛肉料理之店。並有浴室。）在潔淨的早

晨浴湯中洗了一個澡，和朋友說着話，在那裏喝酒，食慾竟大增。

五六日後，那一夜是靜降着冷冷的春雨的春宵。櫻花雖已盛開着，春雨却靜靜的降着，加茂這一天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朝上起來，便又去到在床裏安臥着。到了晚上，一個人在家裏無聊，因此八點鐘光景，便獨自到上回去的那遊女的地方去。和婆子做對口喝了酒，想暖暖身體，但終於不能暖起來。和上回那一夜完全不同了；被褥也都冷得很，到次日早上身體還沒發暖。

叢 他從此不到那里去；只不過這樣的一個人來到了山中，却還得想起那地方繁華的夜巷。

書 對此夜巷所想起的，也是和此同類的女人。加茂以前不很喜歡這類女人，所以那麼的地方，他決不自願的去。但不知怎的一時高興，竟會到過四谷一帶地方。

這事如今已過去了十二三年。在小小的屋裏，那裏有他見過三四回的遊

女。此後曾又去時，却說她生了病，走出了有其他的遊女來代她。但這女人竟比一向的更好。一向的是臉孔青腫陰鬱的却是狡猾的女人；這回的是血色男澄清，肉體緊實，氣概瀟然的女人。但也只此一回；不久她自己便到什麼地方旅行去了。這一年夏季，不在東京。已是很久遠的事了，現在不知她怎樣着。

婿 四谷那里其他相識的女人只有兩個了。這也很久遠了，她們又不知怎樣着？不覺似對於她們犯了罪惡一般的……過去久遠了的事。重又被想起了。

姬 今年五月，到瀨戶內海那里溫泉場去的時候，在那里玩了的藝妓，有柔白的肉體。在那里，藝妓竟也有兩張驗票。那藝妓唇間雖有些特相，但却是眼睛閃蕩，眉毛柔濃的女人。這時他曾說回到了東京，寄送她東西；但也就此說着算了。

四

此外他又想起了，也是今年的春天，他到關西去旅行時在奈良宿了一夜的事。

三 加茂坐在關西路線的車中，他喜歡從火車的窗裏，眺望伊勢路過後的鈴鹿山的溪谷，伊賀國的平野，木津川的溪流。這時已是春盡時候，尾張伊勢間的平野，所見盡是開着的菜花。滿照着春日之下，却從薄雲的天空中降着微溫湯般的春雨。整齊茂生的杉林間，一塊塊開墾出來的山田中，微微的日影照射着；但對面羣堆高聳的鈴鹿山脈的羣峰上，都被白霧深鎖着。

『斜坡光照，鈴鹿蒙雲；相對土山，有雨微降。』這歌是寫出了這里古舊的村中的實景。像這裡的自然風景般，富於古昔可懷的情緒的地方，是很名貴的。但加茂望着這些地，覺得不到奈良和大阪，興味總不十分足。

又因爲這時和昨夜在東海道路線上的乘客不同；這線路的乘客中，很少

爲了要事從東邊的大都會到關西各大都會行動的人。都是些好人樣子的鄉下夫婦和大阪近邊的女人們到伊勢參宮後的歸途中的空閒人。

男

他昨夜離開東京的時候，一個年輕朋友從窗外送給他的榮太樓的甘納豆，這時才舒服靜止了的拿出來。喝着在龜山站伊勢路的買得的客茶。一些些的吃着那豆，買了一份大阪的報紙在看。四面盡被遠山圍住的伊賀的上野的平野間，落着暖暖的春雨。滿開了的黃白的菜花已在春雨中凋落着了。

姬

加茂爲了昨夜的睡眠不足，在暖暖的陽氣中起了心意舒服的倦意，廣占在車座上，橫着在氣枕上沉沉睡着了。

轟的一聲汽笛，纔驚醒來仔細一看，火車正在穿過伊賀和山城的交界間的隧道。出了隧道，火車即刻直走着人家後面的平道。隔分了對面突兀的羣

山，木津川的清瀨，起了高高的水音流着。過了大河原站，鐵道沿着木津的溪流的南岸，架在險阻的棧道上。作着奇形，被岩石所阻塞的急湍深潭，就在眼下向西流着。加茂靠在北側的車窗，無厭的看着這些溪山。有向橫倒的大岩石上，張着帆網逆行的內河船。這些內河船中。有張着蛇紋傘的男子立着。春雨從西面似細絲一般，橫灑下來。在春雨中，西方的天空照着明亮的小太陽，白白的閃着光。

叢 過了笠置站，溪流漸漸的擴展，山和山間的平地上，麥綠如烟。一會過了加茂和木津兩站，火車便直向奈良行去。

加茂在名古屋換車，解開了亂堆着的手提物，這時才整理起來，把帶繫緊。

高聳於西空的可懷念的生駒山在春盡的強烈的春陽中黑暈眩目。『啊，

大阪在那里了。』車窗已可望見春日神社的密密的森林和大佛殿的高高的屋頂。他無端的引起了胸中的動悸。

奈良車站邊的車夫，順馴的接待着旅客。他的在長途的火車中疲乏了的男身體，如今搖搖的在小車上，在奈良的街上，直向奈良公園方面奔去。

猿澤池畔，雖已四月之末，却還有淡白的山櫻，受着傍晚的風也不散落的，靜開在薄暗之中。他把這些當作是舊都之精靈，在小車上望着。時也聽到在南圓堂那里，詠歌的鈺器的聲音似在消沉。

車子走進了一個大門之內；門口的邊角裏有一悽慘的臉色蒼白的二十一歲的侍女屈膝等着。

『請進來罷。』(Okoshiyashi)

他聽了久已不聽到的柔軟的京阪女人的話。

侍女接了他自己也能拿的輕的洋傘和遮膝毯。

『請這邊來。』說着走完了長長的廊下，把客人導向裏面的客間去了。地席已很古舊，是一間陳舊得很的客間；但却有廣闊的圍邊。並有種着似經過了幾百年的風霜般的大松樹，圍着低低的土牆的庭園；斑色的茶花，開在柴草之上。前面樓上的客間中，鬧彈着三弦。

小 姐兒，很好聽呢，那聲音。真是另一種風味呢，那京阪的三弦的
叢 音。』

書 『是嗎？』

『怎不是呢？好的；和東京的不一樣。』

『這是對的，這裏的調子緩慢。』

『這當然；一聽到了那聲音，總覺得不愧是京阪的。』

他覺得來到了他熱望的京阪了。他已別無所欲了；只要這般旅行着玩着。竟也想死在旅中。

男 時候還很早，他便又走出去，在靜靜的公園道上，從大佛殿向二月堂走去。淡色的嫩葉的蔭下，還到處散開着山櫻，在薄暗中寂寞的零落。他立在二月堂的廊下，望着西方遠遠的遼闊的昔日的皇居的遺跡。不覺春雨瀟瀟的打着嫩葉落下來了。遙遠黑黑的聳立着的生駒山的輪廓，看着它白糊了。似將壓住眼一般的茂盛的嫩葉裏，起了白色的霧氣。

姐 加茂在春雨中淋着，走着清淨的砂塊路回來了。

入了浴後，便進晚飯。鯛魚生吃，蟹全燒；白的蟹身上，發着山椒芽的香。

加茂想吃酒了。

「姐兒，你生得怪嬌美；做過藝妓的嗎？」

「啣！……我那麼人，是不配做這樣聰明的事的！」
說話中突的轉向後面笑了。

「還不是哩？全然是藝妓的樣子呢？」

「怪會說話的。」

「姐兒，已經嫁了人？」

「還沒哩。」

「但已經是嫁人的時候了。」

「我們那麼窮人，做着這樣商賣時，見識多了，便不能嫁人了。」
他說着各種話，一瓶酒喝了很久。

他已很有了些醉意，拿出畫片來寫了。春雨發着響聲的落下來。他張了傘，在雨中以運動為目的的，到郵局去了。在歸途上買了柑子放在袖裏回來。

男

『姐兒洋刀借用一下。』

侍女把盆和刀拿來，給他把柑子切成圓片，一片片的剝去了皮給他。

清

『姐兒請也吃一片。』

他在酒後乾渴的口中啜吃着無露滴的柑子這般說了。

姬

『唉唉。』的說了，但沒吃。還是在切成片，剝了皮給他。

『姐兒，叫什麼名字？』

『菊姐。』

這一夜加茂睡下後，菊姐也還給他整疊着脫下來的衣服，和他談着。

下一天他預備着出發，說道：

『姐兒，怎麼，不想上東京去嗎？』

『我嗎？東京是怎樣的想去呢。』

『東京是好地方哩。』

『是的。東京的人，個個都好。京阪的人都沒人情。……我在沒到三十歲之前，總要到東京去一回的。』她用力的，天真氣的說了。

『等到三十怎耐得呢？現在便去罷。……我現在到大阪一走，同時再到這裏來，那時一塊去罷。』

『啊，請來啊！』

出發的準備完了。

『姐兒，從這裏的屋內，可望見生駒山嗎？』

「哦哦，望得見；……上三樓去時更望得見。請那邊去罷。」

菊姐這般說了，便導他到向西南的三樓的廊上去了。

在那裏可見郡山的田圃，遠遠隱在春露中。

男
『那裏遠遠的地方，有紅磚瓦的大的工廠般的，見了罷？那裏便是羣山。』

清
菊姐指着說明着，自己也沉迷的眺望着遠方。她的白白的耳邊的銀杏式的鬢髻的散髮，在開着的玻璃窗間微微吹進來的春風中搖着。菊姐不知加茂的在橫裏靜靜的偷看她的。只是眺望着。女人真是多迷人的動物。

五

此後不久，加茂靠着了「湊町行」的火車窗，望着古跡豐富的西京的田圃。埋在春草中的野川的岸上，滿開着不知名的黃色的花和紫色明花。曾留

下從前大極殿的遺跡的鄉間的各村上，有已經是太暖了的春日，照遍高昂着的青麥的田野。搗着丁斑魚的鄉下孩子，捲起衣的下部，在田畔奔趕着。他們看見火車來了，便喊着「噯」的揚起了拿着竹竿的手。

三 加茂微有倦意，便橫在車席上。他瞑目想着到湊町下車後的事，不覺起了空虛之感。難波新地是在從湊町站一跨步間便可到的地方。他這樣的差不多相隔了半年的重又踏上了大阪之地。去年十月底，和難波新地的女人，在歸東京時曾相約分別半月；却就此成了永別了。

書 和他堅約終身的那女人，在加茂同在東京之間，便落了籍，不知隱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從常常過路駐足的大阪的酒館的主婦那裏得到報告知道的時候，真是怎樣的苦惱於失望與悲憤與寂寞之中。那女人是離東京不遠的山國之產；但流浪到了各處，終於到了大阪把身子賣了。雖是卑下的職業的女人

。但加茂對這女人的品性，却十分中意着，身態也不壞，是一個眉目清秀的顏色蒼白淒涼的女人。

本只打算去略略玩一會去的；但被這女人引住，他竟會駐足在大阪一年。可是自從那女人不在大阪以後，他回到了東京，便此就不想再到大阪。

過了一個月多，從那女人寄給她阿姐處的信中，知她和男人一塊上臺灣去了。她阿姐以前曾爲了不幸的妹子，特特的從鄉下到東京來，去訪問加茂，把她的一生交托加茂。此後不久，加茂便知道了那女人已不在大阪。加茂接得了這消息，便親自去找鄉間的她的阿姐，阿姐爲了她妹子，加茂爲了他愛着的女人，兩人相對的想像着她的前途。

終於知道了她到了臺灣。阿姐處信來了之後，加茂處也常常有信來了。那些信中對於背了和加茂的約，說着謝罪的話；和現在的男子；真的不過受

了金錢的義理的壓迫才來的，所以決不打算長住在臺灣。又說那裏是不自由的土地，沒有快樂；總想早些回到東京。訴出了種種自己的身運的不幸。

加茂每回接得了這樣的信，總覺得有一種新的妬嫉和憎惡湧起來。在那裏面，混雜着情夫、熱望、愛念之情。

『……在主人睡着之間讀了。』

信中這樣的寫着。這時「睡着」的文字，以電氣一般的銳敏和迅速，在加茂的胸中喚起了可鄙的聯想。

於是在一個男子睡着之間，女人半夜起來寫信的情景便浮起在眼前了。那男子一定是以歡悅的期待，終能獨占了女子的意識中，舒服的橫在床裏睡着罷。寫完了信的女人，一定一會便靜靜的預備去睡，把枕邊的燈滅小，偷偷的在那男人的傍邊，橫下了身子。

加茂把這些情景歷歷的在想像中描摹；他凝看着那幻影，受着可鄙的感覺的煩惱。

因了可惱的刺戟，衝激了胸際時，他便耽於一種不健的快感中。

男

那女人在信中這樣的寫着『你的深情，永遠不忘。』

他回寫道：『任你怎樣的說着不忘我；但你現在的身體，已在那里成了其他男子的自由之間，我便也一些都不覺可喜。』

清

但那女人還是不時的給他甜言蜜語的信。

加茂竟至於寫道：『像你那樣的女人，若逢到我是沒受教育的人，一定是被殺了的女人。』他確想着殺那女人。在把女人下手殺的時候，只這其間胸際一定會很澄清的。

31

在獨睡的夜半，醒了轉來，不能再入睡的時候，他即捻亮了睡着可關可

滅的近在他頭上的電燈，取出了手邊的祕密箱中收藏着的女人的信反覆讀看。便此在黑暗中描想着在遠方把他騙了走去了的女人，這時和那里的男人，兩個在幹些什麼的各種情景。嗔怒之炎，在胸中燒着。

三
他這般的要想着女人的時候，那多密的黑黑的蓬散的頭髮，比什麼都先浮起在他眼前。他在胸中想着，暫時之間會把她當作是自己的愛花看着游着的時候，自己曾是怎樣的愛着這黑髮。他又想一會若完全成了自己的獨有時，那時這髮會更覺得好看的。他想他得比自己所有的任何物都還親熱的去愛撫這髮。那頭髮是把自己繫上了現世的生命之網；但現在竟亂墜在其他男子的床上。這樣想時，便是在深夜，他也不安的神經奮昂起來；明天不論如何計劃出發到臺灣去罷。到了那里把那頭髮從根割斷拿回來。只要把那頭髮割來，每天看了，便會感到舒服的，不管要多少犧牲，定得如此去做的。

他常常把這些事一件件的夢想，在床中醒睡着。但一到了天亮，深夜的妄想便在明亮的晝光中消失。

但是，他對於女人，一瞬間的不想也不可能。便是對於深藏在胸底的女人，他也不願學普通的人情，「去者日疎」的忘去。若說是忘得去，他當也不會在一年間，爲了那女人，忍受那麼的苦思。他覺得那是忘去很可惜的女人。

況且那女人，任是怎樣的薄情相，一到了不會有人追來的遠方，男人方面便焦躁性急，可是也無可如何。其間在日去月來之間便也就忘了的；他這樣想着在推測對手。

這般一想，任是怎樣固執不能改變，也還是常想振起勇氣去憎惡女人。他反覆不斷的想着這樣的事。

加茂爲了那女人，有負於各方面的，自己也覺得很愚的受了束縛。他曾在一年之間，不能離去大阪。但那女人當不會連這些事也給他了解。這一個滿足都不能補足，他總對不起自己的天性。

三 信中她說着：「住了一年或半年決回來。在自己，久住臺灣之意是絲毫也沒有。」怎的把她叫回來呢，還是自己去到那里訴怨；總之目下自己活着的理由，便是爲了那女人。不管是怨恨是愛慕，自己現在是想念着所愛的女人。想念着那女人，這便是自己活着的證據。除此之外，不論把世界上什麼東西拿來，於自己都是沒關係的。

到了大阪，那女人已經不在那里了。但那女人曾住過的地方，實也覺得可愛。到燈火明亮，有盛裝艷服的女人往來着的花巷去；至少也想重去嘗受一下和女人玩着時的緊張的情味。出了禮金，去喚回出差在別處的女人；夜

深了，等着等着只是不來，因受着不安等倦了的時候，纔於十二時過後來了時的歡欣；經嘗非常的苦勞的代價中，有忍受苦勞而有餘的歡樂。

在夏天的一個深夜。傍晚他使人送出了知單等着；但回說這時她去着的那里的客席上，須到十二時回來；便等到了很遲還不見來。他等厭了，到外面去，在街上走了不知幾回。美雅整齊的並連的借席裏，都點着明燈。對着狹小的路的二樓的借席的簾內，通着涼風。像大阪難波新地的夏夜那燈繁華的地方當不會有。摺起了妖艷的長襯衣的下端的藝妓和遊女，都在門口，拍拍的在胸邊搖着扇子，等着來到借席的客人。

加茂從二樓的邊側掀開了簾子，望着人跡不絕的街上。被接送到其他酒館去的女人，有不少走過那里。漸漸人聲少了，漸漸到了靜寂時候，他見下面街上，那些女人依然是並着男僕們的肩，走向這里來了。女人一邊走着，

一邊取出懷紙來拭着嘴脣。他見了心想「啊，來了，」便即刻回了進來；那時候的女人的姿形，也留在他的眼中。但這樣的高漲的情緒不再會有。此外尚有許多情景也難再有。

三
當他回來的時候，他曾避過了常去使喚的酒館走了的。那里的主婦曾爲了他們，下過了怎樣的苦心。他心想還是去見那裏的主婦，問她並打聽遠去了的那女人；這般一想，他便心急的想要早一些到湊町站。他橫在火車中，重理他牢記着的甘蜜的回憶。

六

不到半年，重又立上了河半家的入口時，加茂終也覺到了胸際在跳。

「啊，啊，大少來了；久違得很。」芳姐在裏面喊出來。

主婦從午睡着的裏房中起身走了出來。

『啊，真是難得；自從那回後，一直在東京嗎？』

『去年秋天回到東京的，便此於前夜纔離了東京來的。』

『唉，唉，只是真個的對不起大少，勝山落藉的時候，我不知怎樣寫信給你好。說難寫得很，家中人便都以爲只有把實情寫了，別無他法。因此就那樣的寫了的。家中都說着大少見了那信後不知會怎樣的吃驚，並說着種種的話哩。』

『啊，也是沒奈何的事，受人之騙，也是我的緣分的不足。』

『騙人倒也不好說的哩；因爲另有了男人出了嫁的這事，我這裏的確全不知道。』

『總之是那人太刁滑，好會欺人。那樣的人，我竟還想着去占有，真也太不該。』

『聽說那男人是長年乘在船中做着什麼貿易的人哩。但他們如今是一塊上臺灣去了。』

『哦，這個我這里有信來可知道的哩。』

『本來她到了那裏總難知道；後來逼問了阿虎，才明白了的。那阿虎也太可惡了；大少曾怎樣的照顧他，他竟也絲毫不把那事說出。』

『提起也沒有用了。只是我放在她那裏的書，失了嗎？』

『那書家中給你保藏着。』主婦說了，便走了進去，拿出一冊洋裝書來。

『對了，她說有好東西放在裏面哩。』原來主婦交下的書中，放着那女人的照片。

加茂看了那照片，糊了的記憶，重又明顯的浮了起來。從此他每次旅行

時，必把那照祕藏在皮包底。旅中睡着不能耐受的寂寞時，便拿出那照來無厭的看着。

男 在中禪寺的湖畔遠避了都會的喧擾，但深刻進在他胸底的對於那女人的溺愛和怨恨，無論如何也不能消去。記憶上加上記憶，在熱烈的愛念之情中惱了的種種時候，這些便都是越到現在越覺可愛的回想了。

清 他也想最好能再有那樣的事。便是去年九月，受了這女人的誘引，不能回東京，便此逗留在攝津的有馬時候的事。

姬 九月中旬，一天朝上起來，二三日來易潮易濕的天氣，忽然拭淨了一般的放晴了；似裂碎了那碧青澄澈的大空般的純白的雲，靜靜的浮着。空中和貫徹雲間直聳在眼前的，繁植着枝梢風雅的松樹的山上，都照着麗明的太陽的美麗的光。

他刷着牙齒，立在廊下邊，神迷於似秋色的天空中一會。二三日，空氣觸及皮膚，總有此似夏天之感；却只落了兩三天的雨，使一切都似充滿了秋色。借用的單睡衣，竟至不勝寒的了。

三 在這樣好天氣，他便不能靜住起來。並且悶居在溫泉旅舍中也已有了半月了。近邊可散步的地方都看過了；等着會來的女人是不來了。因此凝望着山上面的高爽美麗的秋空，他便無端的動了心神迷迷的想到山的那一邊的大阪去了。他想從這里動身，到大阪的女人那裏去了。這樣的熟思了一會，便起了決心。

朝飯吃完，即刻預備動身到大阪。他提着叫侍女急急賣來的，預備去送給那女人和酒館的主婦的炭酸煮餅。別墅的庭園中，木犀花混着濕土的氣味發着香。他摘了一枝嗅着去插在帽子的圍帶裏。

從有馬到大阪間的六甲山的山道，頗有可望的風景。雨後的松林中，發着氣味強烈的泥土的熱蒸。他感到爽快的空氣觸及肌膚，驅車走在樹蔭道中。

男
從裏道所見的六甲山的背面，赭土色的山的地面，似劇痛的傷痕般赤露着。被雨水沖倒的赤土的岩，巨人之峰般聳立着好幾個。下面掘着深谷。斜道沿着那大的溪谷下去。

男
他覺得舒服的，把身子任車子搬運着，靜靜的瞑目着，被圍在將去會女人的歡樂所伴着的種種偏促的空想中。

『這般專誠的從有馬的山上，來到大阪；但會這般巧的那女人正在家的嗎？』他起了這樣的擔心。

41
那女人是紅着的妓女。二三日前打電話問她來呢不來的時候，曾對她說

三 通 小 叢 書

若如此不肯來，容我從這裏出來吧。她便說：『請等一下；我會來的。』但她當不會有今天便來的意思罷。她既說來此；所以便送去了夠她作三四日他處旅行的錢；却又說什麼生着疲了；雖好了，家中不許遠出，所以現在乘便在樂花熟客處玩。能這般的出到樂花的借席去應酬；並且錢也已經送了去，保養中當也沒有不能出來的道理。在那麼的休息期間，竟也得去相會的熟客，是怎樣的客哩。能到這樣的客人那裏，却不能到我這裏，這道理總想不透。

想到了這裏，便越想快些到了大阪，今天便叫她應允了自己所說的，乘了夜車，不拘怎樣遲，也得把她同回到有馬。——空想和不安，在跳躍的胸中，不絕的往來着。

終於下山來到了大阪行的車站。即刻打了一個電報給難波新地的酒館。

在有馬時以爲秋已來了；可是到了大阪，似夏天的乾燥的光却還照着疲乏了般的街區。

男 午後的酒館，靜寂着。他說着吵擾了的走了進去。長火盆邊一個人也沒有。裏面主婦的坐起間裏，主婦的妹子芳姐獨自午睡着。後面見有掛鐘。急急的趕來，二時還只過了一些。

清 「還早。現在一定沒到什麼地方去，在那裏的。」他想着了覺得安心了，便走到芳姐枕邊，把芳姐喚起道：「芳姐，芳姐！」

姐 芳姐抬起了睡呆了的臉，作了一個大欠伸。

「來了哩。」

43 「芳姐；我打的電報到了嗎？」他看芳姐鎮靜了，緩緩的，心急的把此比什麼都先問了。

『哦哦，到了的。』

『幾點鐘到的呢？……已經去通知了那裏嗎？』他坐下在席地上這般問。

三 通 的，『哦哦，一小時前已去通知了的，即刻到店裏去通知了的。說是五時到
通的，早起開了店便送去的。……今天從有馬來的嗎？大少。』

小 芳姐這時才到高火盆邊，吸着了長煙管。

書 業 『今天店主婦怎的了？』他把薄暗的屋內迴望了一下問了。本以為這時候
書 候一定可以即刻會到的女人，中午時到樂花去了，便失望了。又覺得沒有往
常般的，有主婦對坐在高火盆邊，會在這樣的時候給他談東談西的溫善安慰
他，更是一個遺憾。這一向說着什麼生了病休息着哩，什麼正在樂花哩的女人，
現在又是上樂花去着；那一定是在那熟客那裏。

想到了這裏，便想即刻去給出去的女人通知自己特特的從遠遠的有馬出來，使她離去那裏的借席回來。

『阿姐今天到家裏去了。三時快到了；再二小時便回的；請樓上去休息
男 一下罷。』

芳姐仰看着鐘說了。

清 他依她所說，上了樓；喝了隨後芳姐捧上的茶。

『說傍晚回來，讓我再去打一個電話罷。』

兼 芳姐下樓去搖着電話。他手臂靠在酒棹上，聽着樓下說的話；但不能聽明，便到了樓梯邊，從上面望下去。

45 『……已經是傍晚了呢。傍晚一定得回到這裏的，一定罷。……那個還沒給本人通知嗎？通知，還沒有嗎？請即刻去通知本人，請說有馬來的大小

現在在這裏哩。」

芳姐連連的搖了搖鈴，把電話搖斷了。他下樓去，走到芳姐的背後，問她電話中的話。

三
『到現在也還沒有去通知嗎？你已給我說過了叫他們去通知我在這裏罷。店裏的人不知會即刻去通知的嗎？……到底今天這麼早便上那裏去了？』

小
他把最後一句自言自語的說了。

羣
於是更被種種的不安和疑惑所困住了。

書
錢也送去了，收到錢電話也打來過了，却仍不到有馬來，有些不合理。夏天會是這般的視着請把她帶了去，現在理當歡樂的來的；來了後，兩人見了面當會怎樣的歡喜。他只想着這樣的事等着；可是他似前天般的說既如此自己去罷，這也不可解。生了病，回絕了借席，到熟客處去玩，便上樂花

去，則便此到了有馬不很好嗎？可是却也不來，這有些可懸心。現在若來了，定得逼問她這是什麼理由，還得把她的脂粉都榨去。

這般想着，他便又上了樓，兩手枕着頭的仰着橫下了身子。沒奈何，只得等到五時。

這時他想定是主婦回來了，樓下有了聲音。近了傍晚，街上行人似熱鬧起來了。

他一會又下去到那高的火盆邊。天已近了昏暗。這回主婦立起來，即刻到頭邊的電話邊，通知到晚還不來的不該。

他從二時等起，已經等倦了的凝看着纔近五時的鐘和主婦在電話中交涉的情形。

『別這麼說了；今天不是一點鐘時便通知了的。因為她說過晚前定得回

來，所以特請傍晚一定要回來的；……六點一定來罷。」

主婦用勁說了，把電話搖斷。

『到六點鐘……已只不過一會了，請忍耐一下。』

三 這一點鐘，在他真是久等了。

外面因為十五日賞月，混雜的騷擾的腳聲不斷。這裏花街上家家都已上了明燈。穿上了美艷的晚裝的藝妓和遊女，和男僕並着肩受着接送。涼風吹上單衣，肌膚微覺寒冷。

書 河半的店中，也漸漸的來了客了。電話的鈴接連的響着。藝妓用軟語說着晚安，到明亮的高火盆前，略和主婦招呼，便直上樓去。芳姐和侍女搬運着發黑光的琴箱，忙着上樓下樓。一會三絃琴和大鼓便彈起來了。

主婦不好意思坐看他這般的熬着等，便又作了一次晚後的催促。電話的

回答，說又得延時。

『一定是很重要的客席罷。』芳姐想了一下這般說。

這話在如今已經不安着的加茂的胸中起了反響，越使他不安了。

男 『所謂重要的客席，到底是怎樣的客哩。』他獨語般的說了低着頭。

高火盆邊十分忙亂。主婦坐在對面把酒瓶放進銅壺中去暖酒，侍女拿了清已暖過了的酒，和炙燒好了的鯛魚煎餅上樓去了。稍後來定座的客人也都來了。被接來的藝妓發着取媚的香氣，掠過了加茂的鼻尖上樓去了。

姬 『今天說着一點鐘要來的；可是到了現在還不同來；一定有了什麼事故。』主婦暖着酒瓶，看着加茂的臉說了。

『想來一定是那裏的店中，不會給本人通知的哩。勝山她若知道我來，決無不同來之理。』

寄了錢給勝山，這事對河半的主婦完全隱秘了的。不是由河半的主婦的派遣，是勝山自己和加茂相約到有馬去。這些事兩人守祕不給河半主婦知道。

現在把這些完全明說了。

『因為曾有這樣的約，所以我從有馬出來，勝山知道了，必得來的。』

『原來如此，但你們兩人間有了怎樣的事，我可全不知道。』

七

八點也到了。主婦又用電話去催了。回說阿虎午睡後回來了，現在叫他到那邊酒館去接勝山。接來了即刻把她送上。

『快來了。』主婦說了。

加茂受得了快樂的不安。

過了八點鐘又等了三十分鐘；却還是不來。

『怎的了？』加茂看着鐘自言自語道。

『真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主婦也自語道；便又去搖電話。回話說現在剛接回；一會便到這邊。

等了一會，阿虎來了；但不見勝山。

『啊，阿虎，勝山到底怎的一回事啊？』主婦和芳姐同聲逼問。

『我也完全爲難了。』

阿虎疲勞的喘着息說道：

『勝山什麼地方都找不到。』阿虎急喘着息，話也斷續的說了。

一直耐心的倦等着的加茂，只聽了這話，便勃勃的打起動悸來了。

『什麼地方都找不到，會有這樣的事嗎？今天午后起，已打了不知幾回

的電話。你不在或不知道；這邊聞已通知她嗎，也說是通知了；剛才也說着送她回來的話。究竟是怎麼回事？今天大少不是特從有馬出來的嗎？」呆着沉默了好一會的主婦這般說了。

三 『啊啊，大少來了嗎？』阿虎這時才發覺，便向加茂那裏低頭作禮：『現在實在怎樣的受責，可也是沒法的。今天輪着我，得作午睡，便回到了家，所以晝間的事全不知道。剛才不久到店中去，知道阿半那裏來要勝山；急急去打聽了他人，各處找了，却什麼地方也找不到。』阿虎汗流滿面的，惶恐謝罪。

『晝間的事。你不知道，這也有理。但店中的人不是太不該了嗎？說着可去找來，叫客人從午間等起，現在九點鐘了，却說不知道本人在那裏，這事我這裏不是也很對不起客人的嗎？』

『這真是對的！所以今晚的事，總請恕我罷。』阿虎在主婦前頻頻作禮。

這男僕所說的，仔細逼問時，終不免有矛盾之處；總之勝山是午前獨自走出了店，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這是事實。

於是二點鐘在電話中的答話，全都是謊，也可明白了。加茂和主婦都滿懷疑惑，互相凝着住了臉。但也沒可奈何。若說本人不在，加茂的來當也不知道，則也不能去責備勝山。但也不無可疑之處。加茂對於自己迷愛着的女人的不來，雖感到不可言說的失望；但他却也起了去探索這什麼都只是虛偽，裝着表面的社會中，這謊究竟到達在什麼地方的興味。

『午前便一個人出去，便到了現在，當必在什麼地方疏連彷徨着。第一在店中決無把他們的重要的妓女放走之理。』

『或者在看着電影哩。』阿虎說了。

『什麼話！不論如何的喜歡電影，也決無從午前起，到晚上九時十時都還在看着的。阿虎，請把實在說來罷，到底在什麼地方？』主婦似欲賺他說出來般的輕輕的問他。

『真的不知道的哩。如果能知道，便也不用這般爲難。』他用力斷然的說了。

這時店中打電話來說，阿虎還在那裏嗎？店中有了其他事，要他即刻回去。

『啊，容我再去找找看。……我也另外有事哩。……勝山到底什麼地方去了？真是爲難了我一個人。』

他自語着急急的回了去。

九點過了，十點也過了；但便此阿虎不再回來。加茂頻頻着急。一會芳姐不知打了幾回電話的又去打了，但還是失望的。

「啊，阿姐，店中說剛才阿虎不是已來這裏謝絕了的嗎？今晚勝山是拒絕了的。真不知說着些什麼哩，一些也不懂。」

「拒絕？……那剛才阿虎是來拒絕的。那男子也太好人了，竟不說出是拒絕的意思。」

主婦這般說了，懷疑的看着加茂的臉。

「這麼看來，勝山還是什麼地方也沒有去；一定是在那邊的什麼酒館裏。今晚拒見，是本人說的嗎？這一定有些事故。」

加茂氣急起來了。

「會這麼的嗎？……但如果本人在那裏，當不會如此的。雖則這裏或者

是受了騙了；但剛才也曾說過錢也給了她，本人若在那裏，當也不會如此說。」

加茂胸中騷亂不安。

三 「是嗎，你們兩人間有什麼關係，我是一些不知道；……但你又爲什麼把錢去給遊女呢？」

小 「啊，算了，這代價是受得本人的拒絕；罷了，和那東西便此一刀兩

書 棄段。」

「但請再等一會。還只十點鐘。不只有那一個女人；如果她終究不來了，今天叫別的罷；女人真是任你要多少都有哩。」

「啊，如果不來，今晚容我一人宿在這裏罷。等把那仇報了。」

加茂不欲似主婦所說的，把勝山和自己只想作是普通的情誼。

『但是本若不在；則本人是沒罪的。』

『阿虎，怎的了！勝山呢？』門口在招喚着街前走過的客人的芳姐叫了起來。

男 男僕阿虎又來了。

『我完全爲難了。各處去找遍都沒有哩。』他嘆着息說了。好似現在比方才更忙着的臉上汗珠都發光。

『還是伴着客人的哩。』

女

加茂對於午時一直到現在遲遲玩着的那客人，究竟是怎樣的客人，作了種種想像，在胸中焦急着。他想她決非一個人的，一定伴着客人。那客人又怎樣的在玩着；這般想時，他便依了自己和那女人一塊玩時的情形，對於他們的現在在什麼地方，怎幹着，便明晰的描出了幻影。他在心中逼看住這幻

影。他想說了不能來有馬，却在和其他客人玩着。

『勝山常去的酒館雖也去看過了，但也不在哩。在那裏我也大膽問着，他們便說那請上樓上去看；上樓去一間間房都看遍，也不見在那裏。』

三 「是了，那到底還是被客人叫了去的。但去的是什麼地方啊？」主婦逼問了。

小 「啊啊，酒館纔算知道了，只是出了那裏，又換了什麼地方，這却不知

書 道。」

『那是出到了外地了。』加茂在旁插口。

『不是的；如果外地去，一定得去通報到什麼地方的。不是的。』

這般說來，任把男僕責問，也不能有盡時，所以主婦便堅約他回去後，無論如何得把她送來。便叫他回去。接着便道：

『真有些可疑。方才和現在說的不同。是不是。頭回來時說午前一個人出店去的；這回却說還是被客人叫了去的。』她很奇疑着。

但如果果是外地去，則照法律必得去取締官方通報；所以不會在通報，可知是沒到外地去。所以不論怎樣遲，一定會回來的。這般一想，加茂便又覺安心了似的，想悄悄閒到外面去了。

夜深了，中秋滿月，高懸大空碧澄如潤。各處屋頂的涼臺上，都落上了夜露，閃閃發光。明亮的藝妓館門頭，放着高桌子，那裏穿着出行的衣服的藝妓，高高捲起了紅的和友禪料的長襯衣的裾邊坐着在等着客人走向門來之閒笑語着。涼快的夜風在熱鬧的街道上吹着，吹動了頭上木梳紋的美麗的髮。行人的脚聲，雜沓不絕。

59
加茂走過了那樣的路上，穿過了瀟涼的空地，打了一個來回回了轉來。

一會晝間的疲乏漸漸來了。他一想遊女什麼也都不要了，只想早些橫下身子去睡。便叫芳姐在一向的三疊席房裏，鋪開睡具。

晚間吵擾着的客人，也都似吵乏了靜止了。門前也很寂靜了。

加茂把衣服脫了，蓋在被上，不覺入了微睡。這時

『啊，勝山，怎的了？等着你哩。』

在門口大聲喊着的芳姐的聲音，樓上也聽到了。同時：

『真的對不起的很！到了這麼晚來。阿姐。』

這是頭上滿黏上膠的想忘也不能忘的稍頓了的勝山的聲音。

啊，來了。加茂這般一想，即刻把被蓋沒了頭。壞貨，看她怎辦。他心中歡喜着，却起了裝着熟睡了的樣子的決心。

『大少，勝山姐來了。』

芳姐說着進來了。

因為是芳姐進來了，想裝熟睡，但也不能了。

但他又擔心着爲什麼那女人不上來；難道是來略作應酬的嗎？

『女人呢？』他表示出女人已不必要般的問了。

『現在在樓下略談着話哩。』

芳姐這般說了，去坐在加茂橫臥着的枕邊。

『勝山終於是來了的，所以請你什麼都不要說了罷。』

她似謝罪般低下了頭。

『什麼都不說，任怎樣都好。』

這時勝山進來了。

『等了罷。』

說着走到加茂的頭邊，即去坐在被上。

『倒很放懷的享樂了來的罷。對不起得很。』加茂打了欠伸說了。

『啊，又來了。』

女人冷諷般的笑了。

『請什麼都別去說了罷。』

小通三
『阿姐，真的對不起得很，這般遲來。今天許多人都被客人接到了神戶去。我是回來了即刻來的。』

書叢
『啊，是的哩。……大少正性急着哩；來得正好。請緩緩的息下來罷。

』芳姐下樓去了；只賸了兩人的時候。

『唉，怎的呢，久等了罷？』

女人想求恕般的說着，兩膝緊並上男子的身邊去，望着仰睡着的男子的

臉，兩手靜靜的去放在男子的胸上。

許多散蓬的鬢髮，似撫摩着的輕輕的觸着男子的臉。由女人的頸頭和整美的小小的胸際，發出了一種鬱陶的化粧品的氣味。男子伸出了兩手，去抱住了女人。穿上了縮緬料的單服的女人的身體，可折一般的柔軟。

想其他男子，都不許使他們去觸着，只給自己一個人永久這般的占有的，這一種恩情，重又以新勢在男子的胸頭湧起。

男子輕輕的去接上了女人的唇。這好比幼兒擁住慈母的胸，去探求乳頭一般的情緒。女人的口的顏色，作着鮮明的淡紅色。嬌小柔軟，男子感到了有溫存的淚潤濕着。

『今晚便去作半夜遊罷。』

女人安慰般的說。

『今天上神戶去過了？怎樣的客人？常來的客人嗎？』

『哦，曾在臺灣的客人……』

女人沒事的說了。

『是常來的客嗎？』

『啊，是常來的客啊。』

『神戶有許多人，是怎樣的人？在酒館中玩着的嗎？』

『是的；其他都是藝妓；都是我初次見的。』

『客人只一個？』

『哦，只一個人。』

『那倒是客人的豪遊呢。』

『是的；似有些錢的……那人。』

『什麼時候來的？』

『七月中來了的。』

『一月來幾回？』

『啊，大抵每五天來的。』

『那客人是一個好男子？』

『不，不好的；黑黑的人。』

『喜歡酒的嗎？』

『很喜歡的。喝了不知多少，終至立不起身來。』

『可是你倒不遲遲的留宿在神戶，却仍回來了的呢？』

『我一個人偷偷逃脫身的。』

『但你不是和藝妓兩樣，還得在睡的時候服侍的嗎？』

『這樣的事，我能做的嗎？醉得身子不能動彈的。』

『在後知道了你已不在，他會怒罷？』

『或者會怒的。所以若去對他說清便回來，那一定不給回來的。便此偷地逃脫身回來了。倒正好呢，我打給了阿虎一個電話，說我要回來了。』

三 這麼說時，阿虎便問「勝山，你現在在那裏呢？」我便說現在在神戶打着電話；阿虎便着了呆的說，「身體不舒好，爲什麼到這樣遠的地方去；這裏正不知你上什麼地方去了，正大大的騷亂着哩。請即刻回來啊；我一個人正爲難着哩。」因此我便越急急的回來了。當初雖會說了叫阿虎來接；但他說正忙着不能到那麼遠的地方來接；便到梅田來接了我。」

勝山似處女般用天真沒作偽的聲音說了。她是今昔沒變的紅妓，受着捧客的重愛，受着男僕的體貼服侍。

加茂對於勝山所說的，雖非沒有發覺矛盾之處；但他強忍着不欲去懷疑她。他急需去耽樂在甘蜜的歡樂中。

『啊，可愛的……』

男
女人發出了似從緊緊的肉體中出來的話；不使受痛的緊咬住男子的上唇，用了漆黑的活動的眼瞳凝看住男子的臉。

清
男子也凝看住了說出那話的女人。靠不住的甘蜜的愛情的疑問，貫徹了男子的胸際。由女人說出的表出這樣的愛情的話。是那男子早就渴望着的。

即刻看出了男子眼中有了微微的疑問的表示的女人道：

『裝着……的臉呢？怒了的時候，到底都會有這樣可怕的臉的呢。』
似補足前話的理由般，她不使受痛的去抓男子的頰。

血的循環都似停止了的，發作性的疲乏了蒼灰的她的臉，更刺戟了男子

的感能。

次日，一直睡到過午。

八

和她一塊到臺灣的男子，便是那回同上神戶去的客人。

三 『今晨謝絕……真有些可疑。是本人說的嗎？那一定是關於勝山起了什

小 麼事故了。』

兼 那一晚河半主婦這麼說了，傾斜了疑悶的頭。究竟是老於此道的主婦的

善 推察，果然一些沒錯。

『會這樣的嗎？那會有這樣的事？』加茂這般想了，胸中便幾回的起了疑雲，極力想把那女人當作是不可靠的人；只是總不能承認自己和相愛的女人間會有乏味的其他男子的出現。

「……如果現在已辭了業，便不能這般貪睡的呢。」

那回從上一夜一直睡到次日過午之間女人曾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的已經舊了，給你縫一件縮緬料的袍罷。……平時布的也行罷。」

「但不能單給我做；因為給你穿上好衣，是我的快樂。」

那裏的主婦愛養着小貓。所以那女人便道：

「你討厭貓嗎？」

「並不討厭。」

「樓下有好看的小貓，去給你捉來罷。」

遊女常在友禪縮緬料的長襖衣的袖裏包了小貓，睡着和它嬉戲。

「你也喜歡嗎？把它養起來便很可愛呢？」

「回到了東京，有了家，養一頭罷。」

「哦哦，要養一頭的。」

加茂想像着披上了短衫，終日玩弄着小貓坐在高火盆對面的婀娜的遊女。

三 「你真願到我這裏來嗎？」

鍾 「自然真願的；可以立誓。」

小 「但是近千元的大款，我可辦不到。其間若有其他客人，出了千元，給你贖身，那時你便怎樣？我這裏款子不能即刻便辦到；可是另一方却早就辦得到。那時你也等着我能來贖你嗎？」

「那不論怎樣遲，我總得等到能上你那裏來。」

「不論怎樣遲？」

「不論怎樣遲，只等你出款子來把我領去。」

這樣的話，常在他們兩人間談着，這也不過是那年春季的事。春雨不絕落下，這時加茂每日都踏上那裏去。

但實際上，那女人便在這時，受了常來的客人給她贖了身，落了藉。

男
九

加茂又取出了那女人的照來看了，把上面的事當作是現在的事般歡樂的耽思着。哈普特曼的僧房夢中的騎士說着我在受得最愛的妻子那裏的失望中難熬着胸中的苦惱；我的這苦惱似登着高高的梯子般。曾爬登上的，必得再下來的。如果登上仍得下來，那倒不如不登的時候的安閒。已曾迷愛上了的女人，深深的絡住在心頭，便不易忘去。

前幾天，到此沒久，那女人的阿姐寄信來，說妹子不久便回內地來；如同來後，當即奉告。加茂便此每日等着她回來的音信過着日子。

一天晚上，他依然獨個兒乘了划子，盪到湖中去了。傍晚的男體山，越離了湖岸，遠到水上時，其雄壯之姿，也就越似增加了沉鬱之色，深深的威壓着人，好幾天沒下雨了，所以湖水特別的紺碧澄清着。跟着夜漸漸近了，便變成更黑暗了。黑黑的入了晚的周圍的山峽中，密佈着白雲。冷冷的風，吹着遠浮在水上的他的白色的衣。像鵝一般，有好幾隻隨處滑走在湖水上的帆船的白帆，也多半在前面消隱了。湖岸大樹之間，外國大使館的別墅中有叢了火影。從那裏渡過了黑暗的水，在靜靜的湖面上傳來披霞納之聲。

書 他在一隻船也沒有了的廣闊的湖水上，停下了搖櫓的手，隨着靜靜的波動，流放着划子，在強烈的夜風中吹着。

這時從黑黑的暗沉中，又歷歷的浮起了在遠方的女人的姿形。白的臉，刮然張大時引人的黑瞳幾乎是使人起惡感的蓬蓬密密的頭髮，媚人的襯衣的

襟色，這些都病態的明顯的重回到了他的頭腦中。失了自制力的頭腦中，只輕輕的浮起着這樣的妄念。晝間也容易陷入忘想的他的頭腦，獨個到了這樣黑暗的湖水上，正是出現了和夜的夢一般的惡魔。他忘記了船的漸漸流遠去了，只是看着那現實中的夢。女人的姿形，便似立在那裏了。他不覺舉了手要去打那女人，却拂了個空。

『畜生！說她回來；回來便把她殺了罷！』

他一直想着去殺那有怨的女人。在現實的夢中，想見了把女人殺了的事；胸中積悶，藉此略減。要殺；像現在的那女人般可殺的人是沒有了。她是常常遠離了母親姊妹，幾乎是去處也不明的女人；但是美麗的。她不會想及過十年苦海中過着活的她的母親和阿姐；她們便是不測的離世長逝，她也不打量去找。那艷美溫柔的肉體的她，到現在不知接觸過了數千人的肉體的她

的那肉體，定得突然的去把她絞殺，啖了她的肉。雨月物語中寫着，「受了愛欲之迷，爲了幽暗的業火，便化成了妖鬼的僧人，要吃稚兒的死肉。」那才是愛慾的真髓。自己是非去啖了她的肉不能滿足般的愛着那女人。在自己早已不能以普通的手段，使對於女人的情慾得滿足的了。

三 他耽於這樣的空想中間，船自然的流到了湖中心，偶然抬頭，在星光下把水面一看，船在水上流放了有一里路，幾乎來到了對岸名叫寺個崎的地方。

書 立在湖岸邊，由中宮祠遠望對岸，見了鬱蔥樹木茂盛的似島的地方。那並不是島；是名叫寺個崎的延長有八丁餘的半島。從接近中宮祠的部落的那裏，到歌個濱的觀音邊，那裏湖畔的森林中，造有出租的別墅，外國人多半攜了家族，到那裏過暑，所以到那些洋式別墅去兜賣食料品的店徒，不絕的

來着；並不覺得怎樣的寂寞。

寺個崎遠離着那裏。從歌個濱過去，只有沾着湖岸，接着足尾峠的小徑，在茂生着白樺和山毛櫸等高山植物之間貫通着。雖是那麼人跡稀少的地方，但在中禪寺湖的湖畔，這一段是風景最好，地勢最優的地方，約半丁廣的

男
清
紺碧的水啣啣的打着被樹根所掩的這些岩石。柵草、黑檜、落葉松之間，茂生着「躑躅」和「八汐」等的老樹。寺個崎的突出處，有一座藥師堂。

姪
加茂在夜光中看那藥師堂時，似想着了些什麼的；『啊把那女人同到這裏來殺了罷。對了，對了！』他獨自領首。

75
這時發覺了在不覺之間，湖面上亮了起來；向東方一望，十七日的月亮，紅紅的探首在那邊山峰上。因了月光，近邊水上，反見了淒涼的邊際。四

邊只他一個人，他不覺怕了起來。接着覺得自己所想的事情也可怕了。自己的心靈，似變成了妖鬼般的。

陽傘（藤森成吉作）

高汝鴻譯

我的十二三歲，還是小學校的生徒的時候。

三 通 小 叢 書

六月的有一天——像芬蘭那樣的北國，春天是從五月開始，其後六七八的四個月是一年中春暖和的天氣。——我跑向和家裏逼近的樹林裏，把年青的杉樹切來，拚命地開始做着一把陽傘。

我的家是我父親和母親的一代才建築的。父母在更年青的時候，在離京城赫爾新華佛爾斯十英里遠的一家有錢人家裏，一道做着女工和男工。在那時候相好起來，到頭辭了職重新組織了一個家庭。因為那樣，在才把家庭組

織起來的時候父親和母親是很吃了苦的。就是在我有記憶以來，我父親的母親都是始終做着工的。因為在貧乏的小小的家中，以長女的我為頭，其次是小的妹妹和三個弟弟。真的是重大的擔子。

男

我也是吃過苦來的。父親和母親時常為着活計所逼迫，不用說是沒有錢來請女工的。因此弟妹們的照管都是該我來擔任。一從學校回家，始終是受着囑咐看護弟妹們的。那是比什麼還要不高興的事體，時時怨恨着不知道母親們為什麼要連着我這樣的一道，生出這許多的莫明其妙的小東西來。

姬

有一回也還是五月的時分，父親和母親拚命在家對面的地上做着工，我照例是受着吩咐看守弟弟，一個人站在睡得很熟的頂小的弟弟旁邊。外邊是一片溫暖的金色的日光，近處的樹林頂上，雀鳥在清脆地叫着，不知是從何處來的有嬉嬉的兒童的嬉戲聲。我簡直是忍耐不過了，想到只要孩子一醒來

便可以交給母親，我便可以跑出去的，便故意用勁把搖籃搖動了起來。

但是睡得頂熟的孩子，儘你怎樣搖，他依然穩穩地睡着。我真拿着沒法了，簡直討厭了起來。於是又把拋在那兒的襪帶子取來，把那尖頭垂下去，在仰睡着的孩子的面孔上搵了好幾轉。

小兒就像發癢的樣子，呈出了把眼和鼻子都簇在了一道的表情。怎麼也像不高興的一樣把身子扭着。但終竟是很想睡的樣子眼睛依然是不肯睜開。於是我幾乎就像動手打的一樣把他的面孔拍了一下，他才驚醒了，接着大聲地哭了起來。我趕忙慌張了起來，但也立即跑向母親那兒去了，說孩子想吃奶，在哭。哦，就想吃奶？剛才才喂了的啦……母親不可解地自語着，但也把手放下了，跟着了我一道轉來。

然而轉來一看，把眼睛醒了一次的孩子不知幾時又安安穩穩地睡着了。

情、
姬

怎的啦，孩子不是睡得滿好嗎？母親不可解地問着。說起那時候的我自己的意趣來——真是不覺得把臉漲得通紅，把頭埋着，緊緊地咬着嘴唇立着。

沒意識的話說得太多了，總之那時候的我的家裏和境遇，正是那個樣子男的。我自己呢，好勝的性質又是比人要強過一倍的。我想到要自己動手做陽傘，也是因為家貧，有錢人家的少爺和小姐們，都打着春天的陽傘在外面走，而獨於我是沒有的。買給我的事情不用說，就是要請父母買都是不可能的。心裏羨慕着，覺得是應該也一樣打着傘走，便想到非自己動手做不行了。

我沒讓誰知道，一個人走進森林裏去——就是現在也很記得，那時候在森林裏鋪張着枝葉的許多的樹木，真是無論看到那一株都是和陽傘一樣的。——發現了一株恰好的嫩杉樹，切了拿回家去。高有二三尺的光景，在近根處發出了六七根枝條來向四方輻射，都是頂戴着像燃着一樣的嫩芽的。此外

也還有些極枝，沒用的通切去了，把全身的皮剝了下來，苦心地削白了。

還是嫩樹子，又加以是發芽的時期，把皮一剝了，水氣和樹脂弄得一雙手黏滑滑的。但是對於那樣的事情全不介意，我又跑向田地去，想為陽傘找一個把子，在周圍的愛搭 (Aida) 圍牆下找着了一截彎曲着的克它牙 (Ksajja) 來。

克它牙這種樹子，在芬蘭是隨處都有的，是灌木性的植物。葉子硬蟲蟲地就和棘刺一樣，木質很堅硬，根頭很強固，大抵是生長在濕氣多的地方，儘管是怎樣受着踐踏，怎樣受着斫伐，不久又活鮮鮮地由根頭繁茂起來，枯掉弱掉的事情是罕有的。近代芬蘭的有名的詩人亞禾，把芬蘭的國民性為主題，寫了好幾本的故事，那標題是 "Katajainen kansani"……這在芬蘭語是說『像克它牙一樣的我輩國民。』就和這標題一樣，我們芬蘭人的確是有堅

固的氣質的。在現今自然是成了獨立國，但在以前的幾百年間，或者為瑞典的屬國，或者為俄羅斯的屬國，受盡了各種的壓迫，是曾經經歷過很艱難的歷史的。

男

話頭又走了一點岔路啦。但是儘管是那樣堅硬，克它牙卻和別種的樹木不同，是很容易彎曲的。所以在芬蘭，無論菜圃，牧場，院落，多是用克它牙來結圍牆的。先是掘好洞子，稍稍隔一點間隔把二根支柱對立着，一面把克它牙放在水裏浸柔軟來，剖成兩半，剛好就像東洋用藤子的一樣。在支柱之間纏繞起來。那樣纏了一段，在那上面把長的木材打斜地放上去，又纏縛起來，又把木材放上去。愛搭就是那樣造出來的。那很能經久，但是太經久了也還是要腐朽，要衰弱的，又非新纏不可。所以舊的克它牙之殘餘在新編

娘

好的愛搭下邊每每是散在着的。凡是彎曲過一次的克它牙是始終不會再直的

，在做陽傘把上最爲適當。

揀那樣式好的檢了來，用小刀來刮削好了，用繩子來把它縛在剝了皮的杉樹頭上。

三 現今東洋的女人們很少用曲柄的陽傘，大概都是直柄，在上面有雕刻或鑲嵌的東西，但在我年青的時候芬蘭是流行着曲柄的。曲得愈大，愈認爲時髦，我是想把自己的傘造成最時髦的傘。

傘柄一做好了，這回又把在學校裏寫過字，演過算草的厚大的紙取了出來，把兩張表背起來，切成了圓的傘罩形，在周圍又加上剪子剪出一些犬牙的花邊。

把代替傘罩的紙籠在樹枝上，是沒有用漿糊貼的。想要弄得更好看一點，故意用通紅的毛線來在杉樹的一條一條的枝頭上鄭重地聯結着。在杉樹幹

和克它牙連結的握着手處，一來是想把那結縫遮掩，二來是想加裝飾，也結上一簇長的通紅的流蘇。

總之是把一切的智慧都傾倒了的，然而孩子依然還是孩子，頂重觀瞻的傘罩卻是在學校裏用舊了的，用墨水把字寫滿了的紙。不過生來便是於貧乏中習慣了來的我，不用說沒有錢買新的紙，同時也一定感覺得沒有買的必需要。——總而言之，就那樣把向來想得要命而終竟一次也不會到過手的陽傘，終竟滿適意地弄成功了。

那時候的高興真是說不出來，真是想和小雀子一樣跳躍。紅色的毛線和流蘇之着想，真是兩重地高興得沒有辦法的一樣。

在頂小的一個弟弟的搖籃旁邊費了半天以上的工夫的我，把傘一弄好了趕快把妹妹和弟弟們帶了來看。小的弟妹們看見了那頂刮刮的——好讓魯濱

孫克魯索在無人島打的——陽傘，都是只有佩服，把眼睛睜得圓圓的。我呢，便愈見得意起來，已經是快要黃昏了，我把大家帶着到森林裏去散步。

爲首的是我，一手把新做的陽傘擎着，一手把粗布的裙腳邊提起，以裝模做樣的脚步走着。弟妹們都呈着認真的面孔，簡直就像是我的從者一樣，用兵隊式的步伐形成一列跟在我的後面。我就好像立地成爲了貴婦人，至少是覺得比起附近的那些小姐們來是毫無慚色。

一走進了樹林，那向來看厭了的樹林就爲一枝陽傘的原故，好像和平常所見的全改了新的面孔一樣。幽靜的春天的日暮，空氣是清冷的，四面漂漾着腐木，枯葉，新芽，以及其他的草花等的複雜的香味，在濕地上響着的孩子的們的輕靈的脚步聲，爲那脚步聲所驚動了的在灌木和草叢中騷動着的小的動物類的聲響，那些東西簡直就像夢的世界一樣，柔和地令人覺得恍惚。

我是歡天喜地的拖着弟妹們，就像是女王的行列一樣，通過了那頗長的小路，走上了對面的有夕陽像煙靄一樣所射照着的森林的出口。接考是要繞着林邊向大道上走出去的。一走到那兒，那和剛才的林中的小徑不同，儘管是鄉下，在黃昏時是有人過路的，那樣的事情全沒放在念頭，只是筆直地走着。

就在那個時候，在大道上有一個人從對面走來，忽然留意到了在橫手的森林中的我，把脚步停止了。

把一向恍惚着的眼睛留意着，全沒想出那就是我學校裏的先生——而且是我那一班的先生。

才由惹迷掣理（師範學校）畢業的先生，在那時是只有二十二三歲的。向來的年紀老的主任先生突然退了職，在兩三個月前才來繼任的便是這位先生

。面孔很白，頰部泛着紅暈，眼睛呈天青色，高而端直的鼻下略略長了一點淡的金茶色的鬚子。雖說不上魁梧，但頗結實，體格可以說是胖的一起。和別的先生比較起來本沒有什麼不同的地方，但總像帶着些沉思的神氣，愛凝視着生徒們的面孔，和容貌的端麗與身體的結實相形起來卻有些陰鬱的道方。

因此，生徒們對他與其說是親熱，寧可說是稍稍有點害怕。但是，我不知道怎的，卻滿喜歡這位先生。我向來是不肯用功的人，但自從那位先生來了，不可解地便很有想用功的意思——先生是怎樣看待我，雖不知道——我自己是覺得成了很好的生徒一樣。我是到後來才注意到，我在先生的面孔上，所最感覺着趣味的是那才生出來的一點鬚子。在講堂上總是時時愛呆看着先生的鼻下。

總之不意地碰着了那位先生。我十分地慌張了起來，連行禮都忘記了。默着站立着。在那一瞬間，連這樣得意的在一隻手裏所擎着的陽傘都完全忘記了。

男 那樣不知道立了好一會，忽然把頭抬起來一看，同時先生也說起了話來。

倩 『在這樣沒有太陽的時候，你也要罩着苦拉鎖嗎？』

趣 苦拉鎖是 Parasol (女陽傘) 的意思，並不是真正的芬蘭語。普通是叫着 Paivanvarjo (派汪凡略。) 先生的那種稱呼或者可以稱為一種國際語罷，總之因為不是普通話，在我的耳裏響得非常的明白而又時髦。

87 先生說時決沒有帶絲毫開頑笑的意思，立地便明白了，他說得是和在那講堂上一樣的認真，而且是含着有很冷酷的意思。

我自己覺得看見了我的身體在夕陽光中戰慄了起來。剛一掉身便拼命向森林中的小徑上跑去，把什麼也不知道跟着在後面的弟妹碰着，幾乎碰倒了。然而也不管，就像受了驚的小馬一樣跑着。

『彌娜，(Muna)彌娜！』

弟妹們也吃驚着在後面跟着跑，大聲地，半帶着哭聲地，拚命地叫着我的名字。

我由那聲音，不一會在森林中停止了。到那時才注意到了傘上來。——我是荷着我那樣會貴的傘拚命地跑着的。——注意到了，怎樣也說不出地生氣，把那傘簡直就像毒菌一樣拋在一邊去了，跳上去用兩腳來亂踏。踏了兩三遍，非踏得來連痕跡都沒有心裏都忍耐不過的一樣。

『彌娜！怎樣的啦？』

跑攏來了的弟妹們，又再吃了一驚地望着我的面孔。我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看着那踏得不成形狀的傘的殘骸，但眼淚突然就像汹涌的一樣滾了出來。

陽傘的話就是那樣終結。

那打開着不能夠收的赤色的奇妙的傘，隔了二十幾年的現在也還明顯地留在我的心裏。先生的面容，森林的模樣，和現在同一樣的我的瘦削的體裁，都明顯地如在目前。但是比什麼也不能夠忘記的是先生的話句和腔調，我恐怕一輩子也是不能忘記的。

先生除了那句話外也再沒有說什麼，但其後我就完全變了，我把那位先生討厭了起來。後來還受過不滿一年的教，學校簡直是恨得要命。受到了那

樣的那點初出鬚，從那次以後就像是什麼多餘了的東西一樣……就像是看見了毛蟲的一樣。